

名人傳記叢書



貝登堡



吳道存編譯 中華書局印行



10 JUL 194

贈書陸冊

AG
R535.6152
1



3 0385 8144 7

名人傳
叢書

貝登堡 (童軍首創者)

目次

童軍首創者	貝登堡	· · · · ·	一
第一章	二綽號與一格言	· · · · ·	一
第二章	貝氏的家庭	· · · · ·	六
第三章	貝氏的童年時代	· · · · ·	一
第四章	貝氏的學校生活	· · · · ·	一六
第五章	學校時代及以後	· · · · ·	二一
第六章	貝氏與母校的關係	· · · · ·	二六
第七章	常青軍的生活	· · · · ·	三〇

目錄

—

A 513888



第八章	關於獵野豬	三五
第九章	在 <u>摩爾太</u> 的經過	三九
第十章	<u>阿善提</u> 征伐的成功	四三
第十一章	其他的軍中工作	四七
第十二章	<u>貝氏</u> 的結婚與喪母	五一
第十三章	歐戰期中 <u>英國</u> 童軍對國家的貢獻	五五
第十四章	一九二〇年的國際童軍大會	五九
第十五章	<u>英皇</u> 太子與童軍	六三
第十六章	一九二四年童軍大會及以後	六七
附錄	生活年曆	七一

童軍首創者貝登堡

整個童軍事業的奧妙，假使我們不去投身童軍的話，決不能認識的。袖手旁觀的人們，信口的說：「牠是好」或「牠是不好」，這是不對的。

關於童軍事業的意見，社會上很不一致。許多人相信牠是軍事訓練的制度；還有許多人以為這是一個宗教的組織，祇叫兒童們不要在街上玩罷了。除去忠實的童軍們以外，其餘的人的意見都是不能吻合的，沒有一個人真正懂得童軍事業的。

我們在這裏並不想來解釋童軍事業，我們想來讚美牠的幾個特點，並讚美那創造牠的人。

當羅伯特·貝登堡爵士 (Sir Robert Baden-Powell) 提倡童軍運動時，他當然記着他從前曾是一個孩子。也許他追想到孩子時所想做的一切，所以把這些事項都包括在他的計劃中。也許他想到了兒童們將來要成爲身體強健思想靈敏的人，所應該做的一切事，所以把這些事件都收容了進去。他也不曾忘記，往往有人逼迫兒童們去幹他們所不願幹的事。常人的誤解是：孩子們是拿來看看的，他們的意見不必聽。當貝登堡計劃童軍運動時，他認識他必需有引動兒童的東西，所以他根據兒童的觀點，加上個人的閱歷和判斷力，來實現他的計劃。他看得很明白，以前所辦的運動和組織，所以可憐地失敗的緣故，是因爲祇根據大人想像兒童所要做的，對於兒童本身的思想卻一點不顧問。

貝登堡知道兒童是喜歡探險的。他記着在未滿十二歲時，他曾有

一番可驚駭的逃亡和危險的旅行；在童軍運動中，他預備了同樣的玩意兒。他覺得一個未滿十二歲的兒童，在他的假日生活中，能有這樣「興奮的探險」，是重要的。他對於這些探險的舉動，並不像一般人存着輕視的心，他認為對於兒童們是不可缺少的。他不像普通人一樣的錯誤，不對兒童們說：「不要討厭！」

童軍運動所根據的童軍律 (Scout Law)，是一種名著。童軍律的意義，也許還有些人不認識，現在來略作解釋。

「律」字是錯誤的，應說是「童軍資格」 (Scout Qualifications)。第一件是：「顧全童軍名譽。」這並不是命令式的，不過是說假使一個童軍不顧名譽，他就自動的不成爲一個童軍罷了。十律都是這樣的口吻，從此可見做一個童軍的不容易。

對於偉大的、自強不息的童軍運動，每一個童軍應該感激着，因為這個運動供給了他幸福的機會。也不能忘記貝登堡，因為假使沒有貝登堡，就沒有童軍運動。也許有些人會說，即使沒有貝登堡提倡這個運動，旁人也會想到的。這是不錯的，不過那情形要和現有的童軍組織大兩樣了。現有的童軍運動，是以貝登堡的人格為標準的，每個童軍要拿他做典型。

童軍們對於貝登堡的印象是有趣的。假使對一個普通的童軍，問這樣一個問題：「你以為你們的領袖是怎樣的人呢？」他也許要矇然而不知怎樣回答好。如其這孩子是怕羞的，他大概是說：「我們的領袖是個好人，」或「我喜歡他。」假使這孩子不怕羞的，他大概說：「童軍領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或同類的話。話雖不同，可是他們對貝登

堡爵士的敬仰則一。雖然今日的童軍，不能和貝登堡直接相見，但他們的敬仰他的誠心，是很濃厚的。

平常的兒童對於結繩和打旗語，比較學習哈斯丁斯戰爭（*Battle of Hastings*）的日期和歐幾里得（*Euclid*）的幾何學理論要有興趣得多。這個簡單的理由是，結繩打旗語能夠合乎他的理想。他不能認識爲甚麼他要記着名詞動詞等文法的規則，但他能認識應該學習些本領幫助人。還有兒童的天性是宜於用手工作，不宜用頭腦的時候。某一個兒童說：代數是做過的，可是自己卻莫名其妙，正可以代表兒童們的態度。在學校裏，學生學習某幾種功課，但不知道他爲甚麼要學牠們。在這一方面，校長對於學生絲毫不曾給予助力。至於童軍中每作一事，是都有道理的。解釋國旗的組織，就可引起歷史的興趣和增加愛國心。教兒

童打結、救護、打旗語等，目的在養成他助人的心。教兒童舉火、烹飪、紮營等，目的在養成他自助的能力。事事各有理由，兒童都能認識。所以童軍事業的成功，兒童自身也很能覺察着。他們的智力和體力，受環境和自然生活而改造；他們的能力因童軍測驗而增加；童軍誓言和紀律可增進他們的人格。總之，他們可造成較好的公民與較好的人。

童軍事業有時也有流弊：譬如一個教練沒有一童軍的精神，以致他所統率的一隊童軍抱着開玩笑的心思；又如有些父母叫兒童去做童軍，不過是爲了叫他們不要在家庭中討厭。當教練的人的行爲要適當；他只是童軍的兄長，可不是他們的軍官。他固然要教童軍有禮貌，但不是要他們絕對的屈服。

更有一般父母不要他們的兒童參加童軍，因爲他們以爲這是沒

有家教的子弟所幹的事。這未免武斷了。假使一個兒童的父母，自以爲能由自己來訓練兒童的一切，那自然旁人也無從否認，然而不許他們的兒童與其餘兒童在一塊兒生活，那就失去了兒童增長見識的好機會了。富家的兒童，不與貧家的兒童相處，那麼，富者對於貧者往往存輕視的態度；貧家的兒童同樣的對於富家的兒童也是看不起。但是如其能相處在一起，便會互相認識在天賦上是平等的了。

年老的人們，也許要說，昔日的他們，沒有童軍運動也一樣的過着；但是他們不能否認他們做兒童時的享樂機會，不及今日兒童所享受的一半。五十年前，紮營露宿，認爲瘋狂者所幹的事，但今日的童軍露宿，人們都承認是一件好事。這一層，童軍便該感激領袖貝登堡氏。

童軍不僅是一個「兒童的組織。」實際方面，牠與公民訓練一樣

的有用。牠決不是如一般人所想像的「一星期中一夜的事」；牠是一生的。如其我們不把童軍作一生的事業，我們就不能合着貝登堡的期望，就不是真正的童軍。童軍事業已佈滿於全球了，我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每個兒童是個童軍。

政府終有一日會深認童軍事業是完美教育的一種，所以終會採取童軍訓練爲兒童教育的一部的。童軍運動的國家主義，也許是有害的；但那個問題，我們讓辦童軍事業的人們去解決罷。

我有一個朋友，他在倫敦主編一種雜誌，告訴我排字人的一個有趣的錯誤：關於童軍運動一書，我的朋友錄下的數目是「已超過二，〇〇〇，〇〇〇，」而排字人將牠排作「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我們希望這錯誤會有一日變成事實；我們平常所能遇見的許多人，都

會參加這運動。

原著者

童軍首創者貝登堡

頁
登
堡

名人傳
叢書

貝登堡 (童軍首創者)

第一章 二綽號與一格言

「一個微笑與一根短棍，能使你對付世界任何的困難，但假使你照西方的古諺：『慢慢的，慢慢的捉猴子吧。』那格外的好。一個對於國家的穩固原則，對於個人也同樣的有用。」

這是貝登堡 (Robert Stephenson Smyth Baden-Powell) 在他寫一八九五—九六年阿善提之役 (Ashanti Campaign, 阿善提在南非洲) 一書的序文裏說的，其言恰如其人。關於他的「微笑」我們大家不疑，但至於他的「短棍」也許不能使一般人見信。就是貝登堡 氏的妹妹

也對一個訪問者說：「我不能想像他帶着一根短棍。」一根短棍固是拿來攜帶的；但這並不是甚麼武器，卻是一個拄杖（waiting force）。這正是貝登堡的偉大的政策，實在足以寶貴。

在貝氏的一生，有兩個饒有興味的綽號。這兩個綽號，正可以表明他的爲人。第一個是他少年時得到的，叫做 *M. Tala-Pahasi*，牠的意思是：「不作急事者。」這真是維妙維肖的，觀於貝氏後來的行爲，更信這形容語的不謬。第二個綽號是 *Impessa*，這是馬塔貝勒（*Matabele*）的「狼」字，假使我們說得更生動一點，就是「整夜不睡暗中摸索的野獸。」這是貝氏沉靜探索的表徵。把這兩個綽號放在一起，正是表示貝登堡的生平——冷腦的與謹慎的。有了這二特性，所以他能克敵。自然，一時英傑的貝登堡氏，還有其他的人所不能及的特性。當我們想到南

非戰爭時，更令我們不得不起敬仰他的心。

貝登堡的家庭來自威爾士 (Wales)，他們的格言是：'Ar nyd yw dwyllyd yw'。用文學氣味譯出來，該是「非智即危」，這是多麼的含有謹慎性。貝登堡氏的母親更說得好：「有智即安。」因為貝登堡氏的家庭想去危求安，所以對於人生的困難一一加以解剖。這正如前面舉出的「慢慢的，慢慢的捉猴子吧」一樣。後來貝登堡氏就這樣說：「勿着急——沉靜努力以達到你的目的。要記着一個『忍』字！」

有堅忍的心和謹慎的頭腦，對於人生又抱着樂觀與熱望，就造成貝登堡的為人。一般的評論，總把他當作一位靈敏的滑稽家，但他決不僅僅是這樣的一個人。輿論總是膚淺的，不能深知一個人的真人格。說貝登堡氏是滑稽家，固然有幾件事可以證明，並且做一位滑稽家確也

並不容易，貝登堡氏要更比滑稽家偉大些。

貝登堡氏有時會哈哈大笑。這種從心坎深處發出來的真笑，常能在危難時給人以希望與勇氣。他有天賦的才力，這是他成爲領袖的要件。

貝登堡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他曾經當過一個果敢而有成績的將士，一個文字生動的著作家，一個戰時的通信員，一個優良的法律起草委員，他又是一個不平凡的音樂家。他有幹練的天才；他那與士卒同甘苦的精神，得到了士卒們的敬畏。這位多能將士的自信心和他那堅忍不拔的精神，是全軍皆知，成爲人人口頭上讚頌的人物。他曾感動了一般青年學子。他的謙虛態度，在守麥費京（Mafeking，在非洲）一事可以看出。當他受獎譽時，他說：「我不過是一個名義上的首領罷了。任

何將官，有我的兵士和我的軍械，都能和我一樣的守住這城。」
他的謙虛話該多麼感人。

第二章 貝氏的家庭

我們一談到某一個偉人，就會追問到他的祖先，「他是誰呢？」他的家中人是怎樣的呢？「這些都是自然而來的問題。至於答案呢，因為各人注意點的不同，不一定是完全相似。所以貝登堡氏的傳記，坊間出版的雖多，這裏也不妨再作敘述。

一個偉人的家庭，往往和常人的不同。貝登堡氏的家庭也是不同的。他的父親，在一七九六年生於斯坦福山 (Stamford Hill)，是一個了不得的物理學家與神學家。起初在牛津大學讀書，一八二〇年爲密德赫斯特 (Midhurst) 的副牧師。七年後任牛津大學幾何教授，一直到死。一八二四年被選入王立學會 (F. R. S., Fellow Royal Society)

爲會員，做搜集材料的工作，與著名的科學家赫瑟爾（Herschel），巴貝治（Babbage），亞立（Airy）合作。他對文學也下過工夫，在哲學報上寫了許多關於熱與光的文章，在開普捏百科全書中著自然哲學史和譯科學家阿刺各（Arago）的傳記。他對於神學問題深抱興趣，所以運用文學觀點來討論宗教的問題，他的思想完全站在時代的前面。他的著名文章有自然真理與宗教真理相符論，自然狀態論，無猶太教的基督教，基督教的證據，特別是後一篇，引起許許多多的討論。他好似密勒（Hugh Miller）一樣，具有科學與宗教的性格。一八四六年，他第二次結婚，夫人是斯密氏（Vice-Admiral William Henry Smyth）的女兒。我們的童軍首創者就是她所生。貝登堡的父親卒於一八六〇年，第二次婚後有子女十人。

假使貝登堡慶幸他有好的父親，那他更該慶幸有好的母親。他的外祖父斯密氏有三子二女。長子華林頓爲皇家礦務檢查員；次子飛翼爲派遣至蘇格蘭的皇家天文家；幼子斯密士爵士，富軍事才幹，後來貝登堡從他那裏得到許多軍事常識。外祖父的長女名格累絲（Henrietta Grace），就是貝登堡氏的生母。二女羅絲，泰嫁科學家浮陸爾爵士。格累絲是一個才學雙全的女子，一個最理想的母親，她在一九一四年十月十三日逝世。她是音樂家，語言學者，同時又是數學家。她與她的丈夫一樣，愛好科學與自然。童軍的運動，得力於她的鼓勵。

對於貝登堡的母親，還可以補述幾句。她是一個最肯犧牲最有膽量的母親。一八六〇年丈夫死時，子女十人中只剩八人，七男一女，最長的僅十四歲。備嘗教養辛苦的她，後來又失去了兩個男孩。生存的孩子

們，在她的藝術的、文化的、無私的環境中長大，自與別的孩子不同。大學者如昭威特 (Dr. Jowett)，史坦利 (Dean Stanley)，塔刻立 (Thackeray)，羅思金 (Ruskin)，勃勞甯 (Browning) 都是貝登堡父母的好友，貝登堡的父親去世後，仍時常來訪問。因此，貝登堡氏家庭裏的學術空氣，異常濃厚。

貝登堡的兄和弟都是出色人材：他的二兄喬治·斯密·貝登堡，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著作家與政治家，這大概是遺傳的緣故吧。談到遺傳，貝登堡從他的父親，無疑的，得到工作的才幹、文學的鑑賞、與歸納推理的頭腦；從他的母親，他得到藝術的性格、形容語言的能力、戶外生活的愛好，這就是他爲兒童時過戶外生活的基礎！他還有領袖人物的資格與行政的能幹，這我們要追溯到他的外祖父。前章說過，貝登堡氏的家

庭來自威爾士，所以他有威爾士人的本色。有了如此美滿的環境和遺傳，又能善於利用這環境與遺傳，我們的貝登堡畢竟不凡了。

第三章 貝氏的童年時代

倫敦產的偉人比較少。貝登堡生於倫敦，這是倫敦人引以為榮的。他生於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二日，適值倫敦有叛變發生。貝登堡生時有兩個偉大人物，一為大學者昭威特博士，一為著名工程師司蒂芬孫（Robert Stephenson）。貝登堡氏受這兩人的感化不小，尤其是後一位。當他幼時，已存心做大工程師了。

雖然貝登堡的父親死得很早，但對於兒童們的影響仍是很大。他有一個習慣，就是無論工作如何忙碌，每天總要抽點工夫攜帶他們到田野去遊。這樣，小孩子們便開始觀察野外生活與鑒賞天然的美。這位老教授是個坦白無私的人，他便作成兒輩的模範。不幸他死了，這撫養

的工作由他的妻繼續去做。兒童們終日圍繞着她，大公之心，恕道，榮譽與真理的愛讚，耐苦，崇拜大自然，這一切都從慈母的懷抱中得來。我們看貝登堡一生的努力，和他的事業昭然的兄弟們，我們不得不承認：賢母之下，必有佳兒。

貝登堡氏的母親以自然史的簡單事實教她的兒輩，即直接指導他們觀察事物，——並非從書本上教授，而是實際教授，那是很好的教學方法。她教他們知道樹的生長，採取野花與昆蟲，解釋遇見的各種野物的特性。這樣，未入學校前的貝登堡，已具有科學的愛好，好學的興趣，以及許許多多的常識。及入學校以後，無怪他要高人一等。童年時所得的求學方法，使貝登堡後來運用不窮。

貝登堡在兒童時頗富模仿性。賓客或母親的朋友到他家裏時，他

往往在旁邊學習他們的樣子。七歲時，他的十四歲的哥哥奧古斯丁死去，一家人非常悲慟。貝登堡是一個天資聰明的孩子，但他的母親不讓他知道自己是有聰明的；她總是鼓勵他努力，繼續不斷的努力。當她看到他一日千里的進步，她的一顆心是多麼的快慰。雖然貝登堡異乎常兒，但他的家庭的兄弟們，都設法使他不養成自命不凡的習氣。

孩子時的貝登堡就喜歡剪許多各式各樣的紙野獸，將牠們貼在一本卡片簿上。年僅三齡的他，已能剪生動的駱駝和趕駱駝的人，已能說些德國話，已能自己穿衣脫衣。稍長，他從剪駱駝轉到製圖與繪畫。直到十一歲為止，貝登堡一向受業於一位女教師。那時，是否可以許他用左手繪畫，成爲一個問題。這件事給羅思金知道，他主張可以的，所以貝登堡氏後來畫起來，左右手是一樣的好。他的畫曾得到塔刻立一先令

的獎金。

貝氏兄弟們有一個小小的花園，在那裏他們可以種樹木花草。他們在高樹的下面坐讀，談天，遊戲。他們搜集了許多的鳥獸，造成一個家庭博物院。後來貝登堡的善於騎馬，就是從那時學起的。

十一歲時，貝登堡要入學校了，最後選擇了羅斯喜爾 (Rose Hill) 的學校。在他所讀過的學校中，他總是得師長的稱讚。他對於德、智、體三方面，都有平均的進步。貝登堡是不忘母校的，在現在不多幾年前，他還去看看羅斯喜爾呢。

貝登堡的長兄亨利·華林頓大他十歲，初在海軍部服務，後入海軍法庭。在暑期的時候，亨利·華林頓攜帶他的弟弟們作海上旅行。這樣，養成他們海上的知識，探險的精神。關於海上生活，貝登堡作有游記

文字，描寫他的經驗。

那時候關於貝登堡，有一事值得注意的，就是他有管理的才幹。他的兄弟們知道這是他的所長，便把一切事都歸他料理，他做得有條有理。他一舉一動，都非常迅速，很有效率。

從此，我們可以知道我們的童軍首創者，是在十分健全的環境中養育而成的。他有活潑的戶外生活，又有美滿的家庭生活。

第四章 貝氏的學校生活

以上三章僅言及貝登堡在幼小時受母親的訓練，他的家庭對於他的影響，和在洛斯喜爾學校的略情。當貝登堡在十三歲時，他由洛斯喜爾轉入察忒豪斯學校（Old Charter-house School）。該校在斯密斯飛德（Smithfield），校長為海勃朗博士（Dr. Haig-Brown），貝登堡的教師為季德爾斯東先生（Mr. Girdlesone）。後來貝登堡獨自跟季先生讀書，季先生對他的教育方面，影響很大。

貝登堡在學校裏，與別的學生多少有些兩樣。他有強健的身軀和靈敏的頭腦，與一般只知讀死書而不能消化的不同。他所知道的，都是他真正知道的；他漸漸的養成精密的考察力，他的記憶力很不差，他的

判斷力是十分的正確。他覺得讀書是快樂的事；他每作一事，總是用全力注意牠，往往存着要比人家好的心思。在校場上，在田野間，他也盡量的遊戲。在察忒豪斯讀了三年書，他的身體與知識都有長足的進步，成爲前途最有希望的學生。

關於貝登堡在察忒豪斯學校的成績，校長海勃朗曾這樣的寫過：「最初他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但對於師長很恭敬，對於同學也客氣。他不久就在學校中成爲一個人人皆知的人物，這是因爲他有成功的要素——富於模仿性及善於繪畫。左手拿起一枝筆，右手也拿起一枝筆，他能作兩張同樣的畫。他入學以後二年，校址移至哥達爾明（Görlitz）。該處風景宜人，更助長他身心的發展。他是一個天生的人羣領袖；他的進步是一步一步繼續不斷的。」

另一次，這位校長又說：「他是一個精神活潑富有興味的青年，在學生中最受人愛戴。無論幹甚麼事，他都表現他聰敏的天資，他的成功甚多。他的雙手特別伶俐，同時能作兩張畫。他是一個大眾歡迎的演員，常參加學校的演劇；他所寫的文字娓娓動人。他愛各種的運動，善於隨機應變，又加上隨口而出的滑稽話，這在困守麥費京一役時，已再次的表現。」

關於貝登堡的校長對他的性格所說的話，我們也可照錄：「他說的話，你決不會起疑的。」他對比他年青孩子們的態度，是寬大的，仁愛的，鼓勵的。現在他能得兵士的信心、敬畏，以及愛戴的資格，早年就具有了。」

貝登堡的教師季德爾斯東先生也十分稱許他。這位教師說，貝登堡

堡雖然性情有點古板，但態度落落大方，在教師的面前表現坦然自若的神態，不像別的學生們，一遇師長，就不安起來，言語支吾了。貝登堡甚至在校長海勃朗之前，也是不慌不忙的回答。凡是對於學校有益的事業，他都熱心去幹；季教師提議的學校音樂會，是得他的幫助而成的。他是很願意服務的。

貝登堡在校中除了用心讀書以外，餘下來的工夫是化在運動場上和音樂室中。他決不像一般皮黃骨瘦死讀書的學生。他最喜踢足球。球的藝術不差，常代表學校，他是把守球門的。學校的運動委員會中，他是重要份子。

他的主要遊戲雖是足球，但他對於足球並不熱狂似的，他從小就有冷靜的頭腦。他也好弄音樂，爲唱詩班的一員。此外，學校出版的雜誌，

他是一個老投稿人。他也參加學校演劇團，這層前面已曾指出。他常常作引人發笑的話，這就表示他對人生是樂觀的。他的正確思想與行爲，已影響了其他的同學。

在貝登堡的少年時代，他的責任心——對學校與對家庭——已顯然了。他還具有獨立的精神。他認爲來日事業的成功，決不是依賴他人所能奏效。當他未入察忒豪斯學校前，貝登堡已有他自己的人格。這種人格，雖然學校生活助牠發展，可是實在是生與俱來的。

第五章 學校時代及以後

說也奇怪，大家因貝登堡愛護母校的熱誠，就只在這一點上紀念着他，反把他的思想習慣忘却或疏忽了。說到貝登堡氏對察忒豪斯學校的愛，是純潔的，無涯的。當他在一八九八年將動身到好望角去，他有信給季德爾斯東先生，請他將學校同學錄抄給他，以便不忘他的同學，並在有機會時與他們相見，及幫助他們。像這樣的同情之感，是少有的吧。

本章還要說起貝登堡的學校生活及其他，目的無非是想在這裏多說兩句，以免後面再多提起。

關於貝登堡在察忒豪斯的軼事很多，如校長海勃朗博士所述的：

「有一次，我們有一位教師，無論那一個學生向他講話或問書時，他總是架子十足的說：『你不見我在這裏有事嗎？』這樣使得學生們覺得頗爲不滿。貝登堡知道了，也就來作一次嘗試。這位教師仍是老樣子說：『你不見我在這裏有事嗎？』貝登堡放出和他同樣的神氣回答他說：『先生，原來如此呀！』聞者哄然。」

另一次，海勃朗博士說：「某次開游藝會時，劇中的一角臨時因難而退。於是大家找到貝登堡，請他來擔任。他答應了，說起一口法國話，博得在座者哈哈大笑。這時，幸得法文教師不在那裏，否則他也許要不高興。」

從上述我們記到他後來的一樁事：有一位女主人宴客，秩序單中有魔術一項。那時玩魔術的人沒有到，女主人着了急，祇得請貝登堡來

玩一套。他毫不推辭，跑上台去，借了某一客人的一頂絲帽，把衣袖一捲，像煞一個老資格的樣子。他用一把刀將這帽分成許多塊。這時玩魔術的來了，貝登堡於是不慌不忙的說：「魔術先生姍姍地來了，以下的讓他變吧！」

季德爾斯東先生也告訴我們：貝登堡善弄提琴。屢次在學校的音樂室中，見他將鞋襪脫去，立在踏腳凳上，用十個足指彈鋼琴，但態度却很莊重。貝登堡也會吹口琴，琴聲悅耳，令人欲醉。

季德爾斯東先生更言及懺悔星期二日（*Shrove Tuesday*）檸檬戰的故事。這是循例每年舉行一次的事。把檸檬分給學生，用來作武器，分攻與守二集團，以校場作戰場。貝登堡指揮守方，出入兩對抗的集團間，異常活潑而迅速。這事校刊曾有記載。

後來有一次貝登堡回到母校裏，正是察忒豪斯學校三百年紀念，——一九一一年七月八日，那天是星期六。校中有盛大的紀念會，貝登堡真是豪興不小，加入新劇團表演，成績頗得觀衆的稱讚。

貝登堡是一八七六年四月離開察忒豪斯學校的。他本來決定再入牛津大學攻讀兩年，以後到陸軍中服務。但在七月中，倫敦舉行直接入陸軍的考試，貝登堡便報了名。說也奇怪，沒有甚麼預備的他，竟被錄取了，他自己反覺莫明其妙。但是，他真沒有預備嗎？他在察忒豪斯數年的工作，已有充份的預備了，不過他沒有臨時抱佛腳呀！

九月間，他被任爲第十三團驃騎兵的少尉，已超過兩年軍中服務的成績。不久，他隨一團兵往印度，這正在維多利亞女王做印度女皇之前。下章我們還要談及貝登堡在察忒豪斯學校的事，並且敘述他以後

的事業。

第五章 學校時代及以後

二五

第六章 貝氏與母校的關係

貝登堡與察忒豪斯學校的關係，一生沒有間斷。下面是從察忒豪斯校刊（一九〇〇年二月）所錄下的貝登堡寄來的電文：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日麥費京電：我的近况甚佳。今天既是母校創辦紀念日，我曾設法聚諸校友一同進餐；但我驚異的，在此千餘人中，只有我一個是察忒豪斯學生……我恐怕此電要經過蒲耳人（Boer 南非洲的荷蘭移民）的戰線，但無論如何，祝母校進步。」

貝登堡這時正在非洲作戰，受任於危難之際，還能不忘母校，不忘母校創辦者紀念日，實在是容易的呀。一九〇〇年四月七日，貝氏又

有信給他的教師季德爾斯東先生說：「我想到察忒豪斯給予我的一切時，心中頓起說不出的快樂。但是，假使我於離校之後，仍是繼續不斷得母校的指示，所獲一定更多。然而，這也未必吧，我已有家庭的責任了。說也奇怪，察忒豪斯校友在此的，僅我一人。在母校創辦紀念日的那一天，我一個人獨酌，卻也同樣的快樂。戰事仍在進行，希望早日結束。到那時，我可以寫長信給你了。信封的郵票，也許藏郵票的人需要牠。」

一九〇一年九月，貝登堡少將及其他許多察忒豪斯校友在西普爾旅館（Hotel Cecil）聚餐，他們大多是參加南非戰爭的。英國的司法大臣也在座，他說：「察忒豪斯校友的特質是：對於比較位卑或可憐的人們，總是寬愛為懷，不惜犧牲幫助他們。」貝登堡在大眾之前，敘述校長海勃朗博士的許多有趣故事。席間談笑，人人流露着愛母校的熱忱，

真是盛極一時。

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貝登堡赴哥達爾明訪察忒豪斯，因為他被請執行新修道院的破土禮。察忒豪斯自從倫敦移至哥達爾明後，將舊有修道院的牆角搬來，用作建設新的，並在上面刻有一切校友的名字。這次貝登堡被請執行破土禮，當然是件榮譽的事。在該修道院之旁，有一桿野戰鎗，是守麥費京用的，由他贈與母校，以資紀念。破土禮後，貝登堡在大禮堂對學生作演說詞，語多勉勵。

一九〇三年六月，貝登堡因守麥費京成功，授予獎章，他又到察忒豪斯，與老校長作握手禮。他與母校關係的密切，更可從他不時投稿於校友所辦的葛來夫拿雜誌這一點上看出來。這雜誌是專門記載察忒豪斯校友的作品，並刊佈他們的消息的。貝登堡自一八八四年開始為

葛來夫拿撰稿，此後就與牠結不解緣。他的文章，篇篇都是引人入勝的。最可作爲貝登堡氏留給母校紀念的，是圖書館中的他的肖像。這是大藝術家華斯（G. F. Watts）的作品，也是他死前的得意之作。這樣，貝登堡不忘母校，母校也不忘貝登堡，因爲高高地掛在圖書館中的肖像，每天和察忒豪斯的學生會面的。

第七章 常青軍 (Evergreens) 的生活

一八七六年九月，貝登堡入了第十三團驃騎兵，該團駐紮在印度的勒克瑙 (Lucknow)。這是很著名的一團，兵士有「龍騎兵」(Dragons)之稱。他們又叫做「常青軍」；貝登堡即「常青軍」之一。團長爲盧色爵士 (Sir Baker Russell)，是一位久歷沙場的宿將。

貝登堡在勒克瑙，沒有事時，常獨自一人去觀察該地的形勢，並研究可屯兵的地方。遇着歐洲的兒童們，總要和他們談談笑笑。盧色爵士在貝登堡未到以前，就聞得他的名。等到見了他以後，真覺得他是不凡，確認他是有用之材。

貝登堡雖爲一滑稽家，但不是像一般的丑腳。他是一位苦幹的軍

官，在軍中服務，正同他在學校中讀書一樣的熱烈。他是很求進步的，隨時隨地的研究軍事學，特別是騎兵的。這樣，他深得上峯的稱許。在一八八三年前，他把駐紮印度時的各種地圖都繪好；二十三歲時，已周游阿富汗的一大半。因為有溫和的性情，快樂的顏色，常作發笑的話，又是向不固執，所以他和別的軍官們在公的方面能合作，在私的方面能做朋友。他有好問的精神，所以知識與日同進。一位少年的軍官，統領一部份老大的兵士，要得他們的信仰與恭敬，這是不容易的。但，我們的貝登堡與他的兵士相處甚得，因為他先看重他們，認他們都是有知識的人，不像其他軍官往往不把兵士放在眼裏。敬人者人恆敬之，貝登堡手下的兵士自然甘願服從他了。此外，貝登堡氏是隨時隨地看書思索的。

貝登堡的一位重要朋友是麥克納倫少校 (Major Mac Saren)。他

們的友誼是一生不渝的。麥克納倫少校是位著名的騎師，玩弄馬上球戲，負有盛譽。他也很受同僚和兵士的推戴。貝登堡和他真是脾胃相投。貝登堡騎馬的本領，在軍中也是高人一等的，不過他騎馬的姿勢，不像一個騎兵，卻酷肖一位紳士。奇怪得很，他自己是以「忍」字立身；他的馬也有忍性。他的善騎與善繪，都是從學生時代學習成功的。

後來貝登堡回英國，稍作逗留，又返印度。不久，他往阿富汗作戰，很建立些奇功。當軍隊駐紮阿富汗的坎得哈城（Kandahar）時，他建議表演扁教西之海盜（The Pirates of Penzance）一劇，一切的佈置——舞台佈景和衣服等——都由他一手包辦，這次他得到極大的成功。他表演的盛名遠播了，大家都覺得貝登堡是個了不得的藝術家，因此，倫敦某戲院竟出重金來聘請，——一星期十鎊的薪金。這信是寄到他印度團

部的，我們覺得這是一件有趣的事。

貝登堡對於連發手鎗，運用起來，得心應手。射獵一事，他也是很能幹的。我們說過貝登堡是個滑稽家，這裏可舉一二件具體的事實：在某次航行的舟中，他沒有甚麼事做，所以他每天在船頭甲板上開音樂會。他自任主席，以娛旅客；他的開場白說得人家連肚子也要笑痛。舟中有許多的女客，他往往當大衆說：某女士唱一曲××給我們聽。這位女士當然含羞起來，帶笑的推讓。我們的貝登堡，就接着學那女子的聲調唱下去，非常逼真，令人笑個不止。

在這次舟上，他的同伴，有一位是老工程師。當開音樂會時，他報告請這位老工程師唱在夫里普之四十年。當老工程師正要站起來時，貝登堡忽然說：「對不起，不要你，我自己來。」於是便用滑稽的樣兒，模仿

一個「倔強的蘇格蘭工程師」大聲的唱着。

又有一位海軍上尉和一位陸軍少校，貝登堡知道他倆是互相不認識沒有交談過的。但在音樂會席上，他正色的報告說：「布蘭克少校和達西上尉合唱一曲仍是生客。」說也奇怪，這兩人從此就由生客變成熟人，做了朋友。

第八章 關於獵野豬

本章的題目是貝登堡氏最精的遊戲，他在印度時，就拿這種遊戲來做唯一的消遣。他所著的獵豬 (Pig-sticking and Hog-hunting) 一書，讀起來步步引人入勝。凡是讀過這本書的人，當他看到書中所記的奇妙的追逐時，無不眉飛色舞；至於材料的豐富，觀察的正確，更是本書的特色。唯有一個獵豬專家才能寫得這樣好。

野豬射獵的起原，由於昔日印度孟加拉 (Bengal) 的獵熊。但熊漸漸的稀少了，於是轉而打獵野豬。當初獵豬的工具，是短而銳的矛，三五成羣，大家比賽似的追趕着豬。但後來的獵豬不是這樣的，如獵豬中說：「獵豬的人先須有一個組織，張下一個網，三人或四人守在一處。如果

看見一豬想破網而出，守在近處的人便馬上舉起矛向牠刺去，一直到大家都來，將牠刺殺爲止。」他們用的矛，是七尺長的竹，尖端上裝有鋒利的鋼槍尖。

在印度，貝登堡深信獵野豬是最有益的遊戲，因爲藉此可以有機會與村夫農婦相見，懂得他們的心理，和他們結交。同時，還可以觀察各地方的景物，習尚等，並可以增進騎馬的技術。

貝登堡又說：「這項出力的運動，除去可以幫助造成一個完美的軍人外，還可以訓練人的眼力。獵人在他自身的四周，無論遠近，都要看得明白。施用武器的技術，也因此而獲進步。獵人還須考察地勢，因爲他要走近路。當他一見野豬微動，就要動手；眼明手快的本領，可由獵豬養成。」簡單說一句：這種遊戲可以訓練機警的性質，正確的觀察力，和

活潑的推論知識。原來野豬也是狡猾的動物呀。

在麥特拉 (Mutra) 時，貝登堡捉住了一隻活野豬。那是一隻幼小的野豬，貝登堡將牠養起來，每天化一二小時觀察牠的行動。他好像動物家似的去研究牠。據貝登堡談他的經驗：獵豬時，馬很有關係，牠要收一半功效。最好的馬是阿拉伯產，因為牠又強壯，又迅速，又極伶俐。獵狗當然也極有用，而不可缺少的。

有幾個秋天，貝登堡盡情的幹他嗜好的遊戲——打獵野豬。有一次，他的馬忽然失足，要不是他時刻的在留意着，那時他定要受傷。獵野豬的獵圍很廣，因此往往要露宿。夜間休息時，貝登堡坐在篷帳內，和他的同伴閒談取樂，或者倦睡，或者坐讀，或者作畫。白天有空時，他的忠告是：「帶幾本外國書和一本字典在你手邊，以便隨時隨地可以閱讀。」

貝登堡的能夠成爲一語言家，就是由於利用閒暇光陰自修得來的。

雖然我們時常看見貝登堡帶着武器，跨在馬上，作獵野豬的遊戲，前面由他的愛犬引路，但這並不是他僅有的遊戲，野豬也不是他獵射的僅有對象。不過追逐那兇猛的野豬，因爲牠的身體有一匹小驢那麼大，氣力能和最有力量的馬對抗，比較的更有興味一點。

第九章 在摩爾太的經過

摩爾太 (Malta) 是英國在地中海上的殖民地。一八九〇年亨利爵士 (Sir Henry) 被任爲該殖民地的總督兼駐軍的總司令官。貝登堡就任爲亨利爵士的軍事參謀。任命之期爲二月五日。三月一日，亨利與貝登堡二人抵摩爾太，舊總督鳴礮十七響歡迎他們。是日，新總督宣誓就職。

在軍事方面，摩爾太並非重要之地，但在商業方面，牠是一個發達的城市。話雖這樣說，因爲英國欲爭地中海的霸權，所以摩爾太還是認爲重鎮。歷任的總督，對於這個地方都不十分滿意，因爲不像在印度一樣，有獸可獵，或其他遊戲可玩。在此冷靜枯燥的環境中，我們且看富有

創造性的貝登堡的活動吧。

貝登堡看見在摩爾太無娛樂可尋，所以要設法打破這沉悶。他先建議組織「軍人俱樂部。」這事固然得到許多人的歡迎與贊同，但是經費困難，組織不易。於是貝登堡又設法解決這個困難。他每星期開音樂會，管理是他，主角又是他，這樣不久，就得了一筆巨款，才達到了有志竟成的目的。他的不辭辛苦和犧牲的精神，實在使人們欽佩。

又一次，貝登堡正要表演戲劇時，身體發起熱來。但他決不因此而退。他還是幹下去，站在舞台上，咬着牙齒，四肢絲毫沒有戰慄的樣子。在大家高興的時候，他決不肯使人失望的。

「軍人俱樂部」組織成功，死靜的摩爾太城，現在漸漸的有生氣了。貝登堡同僚的生活，爲之一振。然而事以人興，貝登堡氏在摩爾太一

日，該俱樂部興盛一日；等到貝登堡氏去後，因為沒有人顧及，終於關門大吉。從此，我們不得不承認人的重要。

關於貝登堡在摩爾太的故事，還可以報告一些：在某次跳舞會上，一位女士舞罷，頗得觀衆的歡迎，拍掌之聲，不絕於耳，大家喊着「再來一個，」就是亨利總督也附和着請她再表演一番。對於這個請求，她說：「我真不能『再來一個』了，你們看我正上氣不接下氣呢！」在這個雙方不得下台的當兒，貝登堡點點頭，微笑地說：「不必勉強吧，她再來一下，有辱她的地位呢。」事情就這樣很爽快的過去了。

除了幹娛樂事業以外，貝登堡還治軍旅，辦軍械，功勞非常偉大。後來雖然被一隻毒狗咬傷，右手不能動，但他仍照舊工作。他用左手繪畫，作報告和其他的事情。這在旁人一定是很痛苦的，但在忍痛的貝登堡，

呀！卻不算甚麼。身體可以吃苦，可是對於職務的責任，是一刻不能放鬆的

第十章 阿善提征伐的成功

征伐阿善提的軍隊是司各脫爵士 (Sir Francis Scott) 統率的，貝登堡做他的助理。英軍征伐阿善提的原因，是因為英屬金岸殖民地 (Gold Coast Colony) 時常要吃阿善提政府的苦。英政府最不能容忍的，是阿善提國王不履行一八七四年所訂的條約；並且對於英國在隣近諸國的商業，時常加以摧殘。

英國曾向阿善提政府提出交涉，但阿善提的態度很強硬。結果，英國就出兵進攻。貝登堡第一步的工作，是招募土人，組成軍隊，叫他們作先鋒，因為他們熟識路徑。這話說起來固容易，但做起來實在困難，因為土人是不容易駕御的。全憑了貝登堡的耐心，才得到美滿的成績。

此外，貝登堡一走入土人的村子，就把該處的幾個領袖請來，給他們以相當的敬禮和優待，這般人就樂於聽他調遣。貝登堡利用他們去說服土人。這樣，不費一兵一卒，便得到土人的歸服，這真是最有效最經濟的辦法。

關於土人先鋒隊，組織非常嚴密，每天三時即起，在號聲中，長官先檢閱一次，對他們說幾句鼓勵話，就開步向前進行了。貝登堡另組一偵探隊（Scouting），他們很勇敢，富有冒險的精神，對於這次征伐的成功，頗多貢獻。貝登堡後來創辦童軍（Boy Scout），就是根據偵探隊的成效而來的，這很值得我們的注意。

司各脫爵士、貝登堡和金岸殖民地總督等，冒霜露，斬荆棘，終於使得阿善提、王布利費（Prempeh）無條件的屈服。布利費於一八九六年

一月二十日正式向金岸殖民地的總督投降。英國軍隊佔領阿善提，空氣爲之一變。金岸殖民地總督首先宣佈布利費王的罪狀，王直認不諱，並表示十分歉意。布利費王終於放棄他的王位，被禁錮起來。昔日的尊榮，今日的淒慘，決非布利費王當初想像得到的。

這次阿善提之役，真是「兵不血刃」，英國唾手得到了一個殖民地。最大的損失，就是那溫和的、謹慎的、不畏苦的巴騰堡亨利親王（Prince Henry of Battenberg）病死在歸途的船上。此外，因爲地理氣候的關係，兵士染病的很多，死去的也有，雖然軍醫的組織並不差，也沒有用。可是這種損失，算得甚麼！

因爲此役的成功，英屬金岸殖民地此後不再受阿善提的牽制了。論功行賞，司各脫爵士授予 K. C. M. G.（Knight Commander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Order of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 的勳位,其他軍官,也各升級。

這一役所以能成功的緣故,一因軍隊組織的完備,二因軍隊進行的迅速,而最重要的,却是貝登堡所組成的土人先鋒隊。貝登堡因此得到獎章,司各脫爵士的電文中,屢屢說起他的名字。

第十一章 其他的軍中工作

自阿善提之役以後，貝登堡回國，又回到他的第十三團驃騎兵。該團駐紮在愛爾蘭的首都都柏林。他在都柏林住了沒有多久，恰逢非洲馬塔貝勒蘭（Matabeland）發生戰事，貝登堡氏便被派到那裏去。在馬塔貝勒蘭，他將每日所見的事物，用文字或圖畫描寫下來，寄給他的母親，足見他對母親愛的深厚了。

這一八九六年的馬塔貝勒蘭戰爭，不用說貝登堡又出了許多力。次年，即一八九七年，貝登堡氏升任第五團驃騎兵的團長，駐在印度。他在印度繼續兩年的工作，實在可觀，尤其是對於童軍事業下了一個基礎。他的熱誠不倦的精神，真是「有口皆碑」了。關於偵探一項，他時作

演講。軍士們在每天機械工作之後，能夠聽到他新鮮活潑的演講，沒一個不「笑逐顏開」的。

在每星期兩次的貝登堡氏演講中，缺席的人，很少很少。假使某人因事不能到場的話，一定表現出很不高興的樣子來。他的演詞，在一八九九年蒐集起來，刊印問世，書名為警探術須知（*Aids to Scouting*）。這本書，德國人馬上就把牠譯成德文，以作軍中之用。一九〇六年，他又發表一書，那是敘述在南非戰爭時警探（scouting）的經驗。

除了作演講之外，貝登堡在印度常常作戶外遊戲。他奔馳在郊野之中，盡量的射獵，這是在印度地方的好玩意，貝登堡氏當然不放棄這個好機會。他既不喝酒，又不吸烟，在印度時，打獵差不多成了他唯一的消遣。除此以外，他就忠於職務了。

貝登堡有一種特性，就是他嗅覺的敏銳，如同一隻獵犬一般。他主張一個成功的警探 (scout)，除了有觀察的特長，還要有人性 (human nature) 的知識。他在重版的警探須知中說：「當你的敵人看見你時，你假裝沒有看見他們，這是很有用的。或者你也可以假裝有許多人和你在一起。當和蒲耳人戰爭時，我曾這樣的幹過。當我匍匐着去偷望他們的礮台時，被敵人看見了，他們來捉我。我裝做不知道，用手招我幻想中的朋友，他們不知我們的人共有多少，於是嚇得回礮台去了。」

一八九九年七月，南非方面軍事告急，於是貝登堡又被派遣到南非去。他這時候已達中年了，但還是富有孩子氣。他說：「和謨茲 (Oliver Wendell Holmes，美國文學家) 的話太真了，大多的我們都是『一生的孩子』啊。我們有我們的玩具。我們在八十歲時玩牠們，同八歲時一

樣。有了牠們，我們永遠不會變老的。」

蒲耳人是很會作戰的，這次的戰事非常猛烈，造成那著名的麥費京之圍。英國軍隊久久的被包圍着，無法擺脫。經過長時間的苦守，由貝登堡運籌帷幄，終於解了圍。他於是一舉而為麥費京的英雄，得到了光榮的名譽。

此後，我們只見貝登堡氏從事童軍運動。這運動普及全國，影響全世界，迄今不衰。他所以提倡童軍，是根據軍中的警探（scout）經驗。他看到那猴子一般活潑的警探（scouts），是值得少年取法的，所以毅然決然的鼓吹和組織童子軍（Boy Scouts）。

第十二章 貝氏的結婚與喪母

一九一二年的明媚春光中，在亞凱亭（Arcadian）的船上，貝登堡與蘇美絲小姐（Olave St. Clair Soames）相遇。他們倆互相傾慕，於是，在下半年十月二十日，結婚於派克司東（Parkstone）的聖彼得小而美麗的禮拜堂。

當時的童軍數目，已經是很多很多了，所以貝登堡與蘇美絲的婚禮，不敢發請帖。因為假使請了少數的童軍，一定要開罪多數的童軍。因此，他們爽性不聲不響的結婚。

不列顛全國的童軍，對於貝登堡蘇美絲婚姻的禮物是一輛汽車，購這汽車的款項，是由每個童軍至多出一辨士和每個童軍長官至多

出一先令而集成的。貝登堡自己有了了一輛汽車，非常的高興，因為他們新夫婦可以多多的旅行，並且因此有與各處童軍見面的機會。童軍總部贈與貝登堡的是一個極美麗的銀盾。

從美國送來的禮品是一個銀瓶，上面這樣的刻着：「獻給英國童軍領袖，美國童軍弟兄們贈。」這瓶並裝飾着許多花，異常美觀。他們的信上說：「這是美國全國童軍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的私人禮物，但牠帶着每個美國童軍的誠意。我們誠懇的希望你接受這一點微物，作為全世界少年所做偉大工作的紀念，特別是你把一個較好生活的機會給了少年們。」貝登堡很看重這禮物，不是看重這禮物的本身，卻是看重牠所代表的美意。

貝登堡與蘇美絲，是一對美滿的夫婦，貝登堡的婚姻有極大的成

功。蘇美絲是他的賢內助，幫助他計劃工作，並且幫助他從事童軍運動。對於童軍事業，蘇美絲也是最熱心的人。女童軍運動（Girl Guide Movement）正抬頭了，她就是促進這運動的先驅。她是蘇塞克斯（Sussex）的第一個女童軍委員。後來被任為英國女童軍委員長，後又被選為女童軍領袖（Chief Guide）。蘇美絲是一位能幹而美麗的女子。

他倆結婚後的一年又一日，就是一九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一個小貝登堡出世了。他叫做彼得，一個紅髮可愛的男孩子。但次年的十月十三日，貝登堡忽遭母喪。失去了這樣一個賢能的母親，貝登堡心中的難受，是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

在貝登堡給童軍們通知母喪的文中，他要每個童軍想到母愛的偉大，因此做個真正的童軍以報答母親。他說：「失去了母親固然痛苦，

但更有一件可悲的事，就是你的母親失去了你。這並不是說你的夭逝，而是你的不成器。『這寥寥數語，是童軍們永不能忘的。』

講到貝登堡的母親，她對童軍運動，也是一個有功勞的人。她時常給她的兒子以忠言與鼓勵。當貝登堡對童軍事業進行不利而呈灰心時，他的母親就鼓勵他的勇氣。貝登堡繼續不斷的努力，一部份也是因他母親的諄諄激勵呢！

童軍總部送來一隻花籃，上面用花做成童軍的格言「準備」(Be Prepared)二字。此外，世界各地，來了千萬的慰唁信。他們對於貝登堡的喪母表示極大的哀悼和同情。這樣的美意，貝登堡非常感激；這正足以表明世界上的童軍，都認他做他們的長兄。

第十三章 歐戰期中英國童軍對國家的貢獻

說也好笑，在這個童軍事業已有很好的基礎時，有好幾個人自認是童軍的「創造者」。貝登堡只有一笑置之，也有時對此輩寫點諷刺的文章。

童軍確是有用的，對於個人身心，能幫助相當的發展；對國家在需要時，也能夠出力報國。這祇要看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時起，英國童軍對祖國的貢獻，就可給我們一個明白的證據。

自八月起，至十二月止，有許許多多從前的童軍和童軍長官去投軍，都希望在戰場上工作。童軍的格言是「準備」，他們已是準備着了，雖說童軍訓練並不是軍隊的性質，但做過童軍而入軍隊的人們，比較

的沒有甚麼困難。童軍所養成的自立精神，嚴肅態度，一切的舉動要不被敵人發覺，從觀察而得的合理結論，這都是優良軍人的要素。

這般從十二歲至十八歲的英國童軍們，每天做三數小時的戰爭工作，以報國家，不能不令人欽佩。他們還搜集許多有趣的書籍，寄給駐在法國的軍隊，作他們的消遣。一個幼小的童軍，手裏挾着許多重而厚的書本，滿頭流着汗，多麼令人感動呀！

直到一九一六年九月，軍務部發給童軍的服務徽章共二〇，一五五個，而軍中的童軍教練，副教練，以及做過童軍的人達一六，〇〇〇人。他們中有二百七十三人戰死。這許多童軍，實在是爲國犧牲的勇士和英雄。他們是得到了至高的榮譽。

這裏，我們引英國自由黨領袖魯意·喬治 (David Lloyd George)

對童軍運動的話吧。他說：「如其我有話可以促進童軍運動，我總是大膽的毫無忌憚地說着。自歐戰之初，全國就認識到六年前童軍領袖所鼓吹的童軍運動的價值。童軍的格言是：B. P. (Be Prepared 準備)，而童軍協會就切切實實的照着這目標做去。」

「這並不是過分誇張的話吧，童軍們此次參戰，與國家的海陸軍有同樣的功勞。在戰爭初起的一月內，童軍協會就幹了許多有益於國家的事業，這是很不容易的。童子們能夠對國家有這樣的愛護、忠心，國家的前途決不會有危險的，因為他們將來就是各界的領袖。」

「老童子軍們與新童子軍們，童軍隊長們與童軍官長們，你們前進吧，向着你們的目標前進吧。」

在歐戰告終的那一年，英國童軍為國家效勞的達六萬人。他們有

的做傳令兵士，有的在軍醫中工作，有的把守海岸或橋梁。還有的在鎗林彈雨的前線服務。英國國王喬治五世深感童軍的功績，在給童軍協會的一文中說：

「本國王確信童軍運動的偉大勢力，在這大戰告終的時候，必能建設吾帝國的新的社會生活。並且因童軍是有國際性的，憑着那四海一家的精神，當可創造世界和平。」

「據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童軍在過去的四年中，所負戰時的責任和價值，我是深信不疑的。」

貝登堡爲英國最忙碌的三人之一，其他二人是首相和皇太子。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到戰時的貝登堡，是怎樣緊張忙碌啊！

第十四章 一九二〇年的國際童軍大會

一九一五年六月一日，貝登堡夫婦生一女；兩年後的四月十六日，他們又生了第二個女兒。

也許是因爲觀察兒輩的結果吧，貝登堡又組織了幼小童軍，這叫做「狼隊小童軍運動」(Wolf Cub's movement)。這運動於一九一七年已經開始，參加的都是未滿童軍年齡的兒童，他們是童軍的初級(Junior Section)。一年以後，居然有二萬三千的初級童軍。女童軍運動也有長足的進展，那時她們的數目竟超過男童軍。

自童軍領袖貝登堡將童軍的一個試驗團領到布朗島(Brown-sea Island)實行他的計劃以來，童軍運動的進展實足驚人。一九二

○年的夏天，更有一件童軍事業的基本盛舉，——國際童軍大會。

在倫敦奧林比亞（Olympia）的大廳中，從世界各處來的六千二百童軍，開國際同樂大會（International Jamboree）。他們是中國、日本、印度、非洲、美洲、英國各屬地，以及歐洲各國的代表。會期從七月起，到八月止。當時各國童軍們雜處，異常的親密。

在這會中，童軍的一切工作，都陳列出來，蔚爲大觀。在這會中，貝登堡被推爲世界童軍的領袖。在每次萬頭攢動的會中，有演說，有表演，留了一個令人不能忘的印象。在倫敦市上，隨處可以見到那種色不同國籍不同可是相親相愛的童軍，人們只有咋舌叫奇。

童軍是今日世界一個最有力量的勢力，但沒有多人知道貝登堡提倡這運動的苦心。我們要曉得：貝登堡與童軍是不可以分開的，沒有

貝登堡，就沒有童軍。所以每個童軍對於貝登堡，應絕對的尊重。

除了從事童軍運動以外，自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三年間，貝登堡還著了十多冊書。一九一五年有印度憶語 (Indian Memories)，敘述在印度時的事物，並有插畫；還有一個偵探的歷險記 (Adventures as a Spy)，那是一本有趣的死裏逃生的故事。

一九一六年，又有兩書問世：英帝國的小武士 (Young Knights of the Empire)，這是爲童軍週刊每星期所作的集稿；幼童軍手冊 (The Wolf Cub's Handbook)，那是供初級童軍用的。

一九一七年作女子警探 (Girl Guiding)，以備女童軍之用。

一九一九年童子軍教練須知 (Aids to Scout-mastership) 出版，每個童軍教練人手一篇。

一九二二年著兩書：童子軍工作 (What Scouts Can Do) 與老狼所愛 (An Old Wolf's Favorites)。

一九二二年作最重要的一書，即青年成功要訣 (Recovering to Success)。即使貝登堡不為童軍領袖，有了這一部書，他也可以出名了。這是根據他的經驗，給青年們指示成功要素的。如果每個年滿十八歲的青年，能夠讀這書而且照牠的內容做去，世界一定要倍形光明，人類一定會倍形幸福。貝登堡有這樣的一部偉著，無怪他接了千百封的信，謝他著作這書。

一九二三年新編的獵豬 (Pig-sticking) 出版，關於獵豬，這本書要算是標準的讀物。

第十五章 英皇太子與童軍

一九二二年春，貝登堡夫婦到印度去，想去發展該地的童軍運動。那時印度總督爲辰茲斐德氏（Lord Chelmsford），是對童軍事業頗抱興趣的一個人。其實，貝登堡夫婦這次到印度去，還是他邀請的。他們到了印度之後，對童軍和女童軍的運動，加以指導、演講及其他種種助力，因此這兩個運動得到了新的生命，就漸漸的生長起來。他們又到緬甸、錫蘭、巴勒斯坦和埃及去遊歷，促進童軍事業。

就在一九二一年，貝登堡受賜男爵的勳位；一九二三年新年榮譽名錄中，他又得到 G. C. V. O.（Grand Cross of the Victorian Order）的榮譽。

英國童軍在一九二二年有一件值得紀念的盛舉，那就是歡迎皇太子周游全英帝國回國。他是威爾士的領袖童軍，對童軍運動極其愛護。他的最大助力，是代童軍運動籌募經費，達五萬七千金鎊之多。這次的歡迎，是多麼的熱烈呀！他得到了他應得的酬報了。

歡迎的地點，是在倫敦北面的亞歷山達拉宮（Alexandra Palace）；時期爲十月七日。四萬童軍，兩萬初級童軍，兩千羅浮童軍，制服整齊，精神飽滿，嚴守童軍禮節，來對皇太子作歡迎的儀式。

這天早晨，儀式尙未開始時，亞歷山達拉宮的童軍，已像螞蟻似的擁擠着。他們早早就在那裏等候皇太子的降臨。貝登堡也到會，法國駐倫敦的軍事參贊，也代表法國大使，到會歡迎。

當皇太子到臨時，貝登堡在宮門口迎接，威爾士童軍高唱「上帝

佑皇太子」的歌。後來，貝登堡與皇太子一同坐下，兩萬初級童軍向皇太子歡呼，他於是微笑着作簡單的答辭。貝登堡又命令歡呼三聲，同時他們又將黃帽高擲。清脆的童聲，熱烈的狀態，真是令人神往。

貝登堡與皇太子再參觀海上童軍 (Sea Scouts)，他們有各種的表演，如疊接 (splicing)、打結 (Knot-tying)、爬繩 (climbing ropes) 等。他們在水上也有表演；在亞歷山達拉公園的池中，他們划船，做出危險的樣子，後來却化險爲夷。皇太子看得非常高興。

至於童軍的部分，照例的有表演、歡呼、唱歌。皇太子宣讀國王的祝辭。最後，威爾士童軍唱「我之故國」歌。唱歌既畢，音樂隊便開始奏英國的國歌。那時已夕陽西下了。

這次童軍們行動的活潑和敏捷，引得大衆讚美不置。在這可紀念

的一天，皇太子對於童軍的忠實與熱忱，十分的感激。有一部份的童軍，是遠遠的從蘇格蘭趕來的。

第十六章 一九二四年童軍大會及以後

在一九二〇年前，沒有甚麼人知道「強普里」(Jamboree)一字。但是從這一年奧林比亞童軍大會以後，這字已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到一九二四年在威布力 (Wembley) 舉行過帝國強普里 (Imperial Jamboree) 以後，「強普里」已不是稀奇的字了。

「強普里」的來源，沒有多少人知道吧。這是貝登堡造出來的一個字。至於牠的意義，我們用貝登堡氏自己的話來解釋吧：「強普里」是一個有各種表演的快樂盛會。在一九二四年英國舉行帝國博覽會時，貝登堡覺得帝國強普里的機會已成熟，便召英國各地的童軍，都聚集在威布力。

這次的童軍大會或強普里，自八月一日起至十日止。童軍們紮營在威布力的一塊四十英畝廣闊的地方，恰正在博覽會陳列所的外面。他們每天共飲七萬五千加倫的水，吃六千個大麵包。他們有許多的表演，每天總是萬人空巷爭先恐後的來觀看他們。約克大主教、英皇太子，都參加了這個盛大的快樂會。

雖然天不做美，下着雨，可是童軍們依舊那樣的活潑、高興、快樂，沒有一個人有絲毫怨言。所看見的，是微笑的面龐，親熱的態度，大家相愛如兄弟，沒有種族的歧視。這種四海一家的精神，是貝登堡最引為快樂的。

最大的童軍大會或強普里，是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十四日在貝根赫德 (Birkenhead) 附近阿洛公園 (Arrowe Park) 舉行的。

世界各國的童軍都來參加：丹麥二千人；荷蘭、美國、法國各一千；挪威和瑞典各五百；比利時和匈牙利各四百；奧國二百。澳大利亞五百人，加拿大一百，愛爾蘭自由邦和南非洲各三百，其他英國屬地從二人至五十四人不等。阿洛公園是一個風景宜人的地方。

這次世界童軍大會或強普里，是慶祝童軍運動二十一週年紀念的。這運動是起自一九〇七年在勃朗西島（Brownsea Island）試辦的。童軍的種子這樣播下了，次年這運動就生長出來。

這次參加的三萬童軍，備受歡迎。在強普里之前的數月，已組成一總委員會，下面屬有許多小委員會，專門籌備招待童軍的。總委員會的委員盡是當時的著名人物，如貝根赫德、窩拉息、利物浦、曼徹斯特的市長等；主席為魯斯頓爵士（Sir Rushton），可見社會對童軍的重視了。

在本書的結束，我們不妨把童軍首創者貝登堡的住宅敘述一下。

那屋叫做「吻墅」(Pax Hill)，是用近代式紅磚砌造的，在罕布什爾(Hampshire)地方，後面有相當高的小山，所以能避去吹來的大風暴。前面是一大塊整齊的草地，左邊爲一玫瑰花園，在夏天，面對着這些景物，使人心曠神怡。住宅的上面，有幾隻白鴿點綴着，更形美麗。在大廳中，懸掛着一隻籠，籠中養着一隻翠鳥，又莊嚴，又文雅。貝登堡爲全世界的兒童謀福利，他自己享受一點家庭的幸福，也是應該的。

貝登堡氏生活年曆

- 一八五七年 二月二十二日生於倫敦。
- 一八六九年 考入洛斯喜爾 (Rose Hill) 學校，得獎學金，學校的免費額。
- 一八七〇年 轉入察忒豪斯 (Charter-house) 學校為免費生。
- 一八七六年 在第六級為足球隊及打靶隊隊員兩年。離校，投考牛津大學沒有成功。
陸軍仕官考試及格，騎兵科名列第二，步兵科名列第四。
被直接派入騎兵十三團任職。
- 隨部隊駐在印度的勒克腦 (Lucknow) 地方，任進少尉職。
- 一八七七年 在勒克腦參加八個月畢業的衛戍訓練班，訓練後升任少尉。
- 一八七八年 應考偵察學，名列甲等，得特等證書。
- 一八七九年 因病請假回國。
受鎗法射擊訓練，考試成績列甲等，得特等獎狀。

一八八〇年 重回駐印騎兵十三團，隨該團至阿富汗的坎得哈城。

一八八一年 騎兵團開至奎塔地方，因騎馬趕夜路，中途不慎，開鎗傷自己的腿部。

一八八二年 騎兵團開發至麥特拉地方，中經九百哩北印度的長途跋涉。

被委爲本團鎗法射擊的教練。

一八八三年 駐防在麥特拉地方。

得射獵野豬比賽的獎杯。

被任爲副官。

升任上尉。

一八八四年 至葡屬東非洲參加戶外打獵大比賽。

一八八五年 隨騎兵團回國。

辭副官職。

一八八六年 騎兵團調駐孟徹斯脫，貝氏所轄部隊則駐利物浦。

一八八七年 被任爲南非洲官佐司令。

一八八八年 在非洲征討土人。暫攝官佐司令秘書及情報職務。兼任縱隊情報工作。

正式任行營秘書。晉少校銜 (Brevet-Major)。

一八八九年 因病請假回國。

赴南非洲任宣撫使的秘書。

一八九〇年 調摩爾太 (Malta) 地方行政長官的軍事參謀。

一八九一年 任地中海 (Mediterranean) 情報處長——得週遊各國如意大利、阿爾巴

尼亞 (Albania)、希臘、土耳其、突尼斯 (Tunis)、阿爾及利亞 (Algeria) 等地。

一八九二年 遊歷波斯尼亞 (Bosnia)、黑塞哥維那 (Herzegovina) 兩地，並參觀奧國和

意國的軍隊操演。

遊歷孟德內哥羅 (Montenegro)。

一八九三年 辭摩爾太 (Malta) 地方的軍事參謀職。

遊歷突尼西亞 (Tunisia) 與阿爾及利亞 (Algeria) 兩地。

重回騎兵十三團——當時駐在愛爾蘭。

一八九五年 參加西非討伐阿善提 (Ashanti) 的軍事。

升任中校 (Brevet-Lt.-Colonel) 並得獎章。

一八九六年 討伐南非馬塔貝勒蘭 (Matabeleland) 之役，被任爲討伐軍司令部 (G. O. C.) 中的參謀長。

完成討伐軍事。

出版所著布利費王的沒落 (Downfall of Premphe) 一書。

一八九七年 馬塔貝勒蘭 軍事告終，加上校銜，並得獎章。

回國，重入駐在愛爾蘭都柏林 (Dublin) 地方的騎兵十三團，任該團的中隊長職。

被任駐印度龍衛軍第五軍 (5th Dragon Guards) 的統領，偕同開駐印度。

出版所著馬塔貝勒蘭之役 (Matabele Campaign) 一書。

一八九八年 統率部隊駐在印度。

常到各地方去遊歷和射獵。

一八九九年 在龍衛軍第五軍中。訂定改善士兵營居生活的辦法。

假期內回鄉。

受 Wolsley 公爵之特命，往南非成立西北邊防軍。參加征蒲耳族 (Boer) 之戰，困守麥費京 (Mafeking) 地方。

出版所著警探術須知 (Aids to Scouting) 一書。

一九〇〇年 麥費京 解圍，時在五月十八日。

特命升陸軍少將銜 (Major-General)。

統率騎隊抗蒲耳族人於脫蘭斯伏爾 (Transvaal) 地方——時為五月至十月。

募組南非警察隊 (Constabulary)，成一萬一千之精銳。

出版所著戰爭中的遊戲 (Sport in War) 一書。

一九〇一年 妻女到非洲遊歷和貝氏相會。

告病假回國，休養三月。

謁見愛德華 (Edward) 王，受 C. B. (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the Bath) 勳位及其勳章。

一九〇二年 蒲耳族之戰告終，氏率南非警察隊 (S. A. C.) 接防該處，負責警衛各地。

一九〇三年 被任為英國陸軍騎兵總監 (Inspector-General Cavalry)。

辭南非警察隊工作，並參加歡送操演禮。回國受任陸軍騎兵總監 (I. G. C.) 職。

參觀德國在漢諾佛 (Hanover) 地方所設的騎兵學校。

遊歷美國，參觀美國騎兵隊，順便遊歷加拿大 (Canada)。參觀維也納 (Vienna) 的騎兵學校。

一九〇四年 參觀法國騎兵。

創設騎兵學校。

一九〇五年 參觀意大利的騎兵學校。

創辦騎兵雜誌 (Cavalry Journal)。

一九〇六年 往南非洲檢閱駐南非騎兵隊。

遊歷東非、埃及等處。

在比京不魯塞爾 (Brussels) 參觀比國的騎兵。

一九〇七年 遊歷埃及及與蘇丹兩地。騎兵總監 (I. G. Cavalry) 任期滿。

出版所著東非及麥費京隨筆 (Sketches in Mafeking and East Africa) 一書。

舉行他所畫一百二十五件作品的畫展，——並在皇家學院 (Royal Academy) 爲約翰斯密斯 (John Smith) 氏作一半身像。

遊歷荷蘭。

在杜賽 (Derzet) 地方的勃朗西 (Brownsea) 島上舉行童子軍試驗露營。

一九〇八年 出版所著童子警探 (Scouting for Boys) 一書。

被任爲北恩白蘭 (Northumberland) 防守軍司令。

創辦名童子軍 (The Scout) 的定期刊，那是一份給兒童看的新聞紙。

組織全國各地童子軍。

一九〇九年 遊歷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國。

出版所著警探遊戲 (Scouting Games) 一書。

在克立斯脫耳 (Crystal) 宮舉行一萬一千人的童子軍大會；在格拉斯哥 (Glasgow) 舉行六千人的蘇格蘭童子軍大會。

得 K. C. V. O. (Knight Commander of the Royal Victorian Order) 及 K. C. B. (Knight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ath) 勳位。

一九一〇年 辭防守軍司令職。退去陸軍軍役，入後備軍，得勳役獎。

遊歷加拿大及美國各地，組織童子軍。

得智利政府所贈勳章 (Order of Merit)。

遊歷巴黎、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及莫斯科等處。

謁見俄皇，組織童子軍。

出版所著童子軍故事 (Yarns for Boy Scouts) 一書。
一九一二年 任騎兵十三團名譽團長。

遊歷瑞典、挪威兩國，並組織該兩國的童子軍。與瑞典國皇及其太子談話。
一九二二年 遊歷巴拿馬、西印度、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南非洲、紐西蘭等地。

作四十一次的關於童子軍教育的公開講演。另作六十三次普通講演，六十九次童子軍講演。聽衆有七萬零二百八十人之多。

遇蘇美絲 (Olave St. Clair Soames) 女士，與女士結婚。

出版所著海外童子軍 (Scouts Overseas) 一書。

一九一三年 偕夫人遊歷阿爾及利亞 (Algeria)、摩爾太 (Malta)、那不勒斯 (Naples) 等地。

出版所著警探遊戲 (Scouting Games) 一書。

十月三十一日，子彼得 (Peter) 誕生。

一九一四年 主持綢業公司 (Mercers Company)。

大戰爆發。動員童子軍，爲鐵路交通各方面警衛，並任沿海警衛工作。
十月十三日，母死。

作戰事緊急訓練 (Quick Training for War) 一書。

一九一五年
檢閱擔任沿海警衛工作的童子軍。

慰問駐在法國的本國參戰軍隊。

出版所著印度憶語 (Indian Memories) 及一個偵探的歷險記 (Adventures as a Spy) 一書。

六月一日，女希柔 (Heather) 誕生。

一九一六年
慰問駐在法國的英國參戰軍隊。

參加在麥脫洛克 (Matlock) 地方舉行的女童子軍會議。貝登堡夫人被選爲女童子軍總司令。

幼童軍運動的創行。

出版所著英帝國的小武士 (Young Knights of the Empire) 及幼童軍

手冊 (Wolf-Cub's Handbook) 二書。並創辦幼童軍的新聞定期刊。

一九一七年 在 Horley 附近的 Surrey 地方購置 Little Mynthurst Farm 農田。

四月十六日，女陪提 (Betty) 誕生。

參加在麥脫洛克地方舉行的童子軍地方司令會議。

出版所著女子警探 (Girl Guiding) 一書。

一九一八年 參加在鮑恩毛斯 (Bournemouth) 愛丁堡 (Edinburgh) 格拉斯哥

(Glasgow) 紐哈斯爾 (Newcastle) 以及倫敦各地舉行的童子軍司令會議。

任戰蹟博物館委員會委員。

參觀法國的戰爭前線，並參觀西班牙、葡萄牙兩國的童子軍。

大戰告終。

置備了他的住屋吻墅 (Pax Hill)。

一九一九年 偕夫人遊加拿大及美國，並協助發展當地的童子軍及女童子軍事業。

出版所著童子軍教練須知 (Aids to Scout-mastership)。

受西班牙阿爾方朔 (Alfonso) 十二世王所賜勳章。

一九二〇年 參加在倫敦奧林比亞舉行的萬國童子軍大會 (International Jamboree of Boy Scouts)。各國代表均有參加。

萬國童子軍總會 (International Scout Bureau) 成立。

得希臘政府及葡萄牙政府所贈勳章。

一九二二年 偕夫人至印度組織當地童子軍及推行女童軍運動。並遊歷孟買 (Burmah)。

錫蘭 (Ceylon)、巴勒斯坦 (Palestine)、埃及 (Egypt) 等地。

參觀法國大戰廢墟地方。

得男爵勳位。

出版所著童子軍工作 (What Scouts Can Do) 及老狼所愛 (An Old Wolf's Favorites) 兩書。

一九二二年 遊歷比國。檢閱該國童子軍。

出版所著青年成功要訣 (Recovering to Success) 一書。

在亞歷山特拉 (Alexandra) 宮召集童子軍六萬人，歡迎英皇太子回國。
受法政府所贈榮譽勳章 (Legion of Honour)。

在巴黎萬國童子軍會議中及日內瓦國際教育會議中講演。

一九三三年 得 G. C. V. O. (Knight Grand Cross of the Royal Victorian Order) 勳位。

偕夫人赴加拿大參加國際教育會議。

赴各地參觀童子軍及女童子軍，並作講演。

經美國回國。

所著獵豬 (Pig-sticking) 一書訂正出版。

得牛津大學榮譽民法博士學位 (D. C. L.)

一九二四年 在威布力 (Wembley)

在丹麥哥本哈根 (Copenhagen) 地方舉行萬國童子軍大會。

在英倫舉行世界女童子軍大露營。

一九二六年 偕夫人應美國童子軍會之請，遊歷該國。

在倫敦阿爾培脫宮 (Albert Hall) 舉行羅浮童子軍會議 (Rover Moot)。與家人遊南非各地，檢閱男女童子軍，並促進童子軍運動。

一九二七年 出版所著《生活札記》(Life's Snags)。

在南非舉祝其七十壽慶。

在瑞典舉行萬國童子軍大會。

一九二八年 赴匈牙利參加萬國女童子軍會議。

在普達佩斯 (Budapest) 等處檢閱童子軍。

在吻墅 (Pax Hill) 家內，召集勃朗西 (Brownsea) 第一隊露營的童子軍聚餐，並受彼等所贈紀念品。

在吻墅家內，設宴招待南非麥費京參戰的將士。

一九二九年 偕家人參觀英、法、西班牙、葡萄牙各地的童子軍。

遊法比兩國。

出版所著童子軍與青年運動 (Scouting and Youth Movements) 一書。
在英國貝根赫德 (Birkenhead) 地方阿洛 (Arrowe) 公園舉行慶祝童子
軍二十一週紀念大會。

受世界童子軍所贈的紀念汽車及旅行車。

受倫敦地方政府所贈自由榮譽 (Freedom of the city of London)。

一九三〇年 偕夫人遊西印度，檢閱當地男女童子軍，經紐約回國。

在福克利司 (Fox case) 舉行世界女童子軍大露營及會議。

貝氏夫人被選為世界女童子軍領袖 (Chief Guide)。

一九三二年 經六個月的旅程，參觀新西蘭、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 (Tasmania)、南非各地的男女童子軍。

在維也納舉行萬國童子軍會議。

在瑞士舉行羅浮童子軍會議。

貝
壹
堡

八
六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印刷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發行

名人傳
貝登堡 (全一册)

◎ 實價國幣三角五分

（郵運匯費另加）



編譯者 吳道存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 澳門 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標商冊註



152



21.0
1.15